

巴人全集

卷十五 戏剧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巴人全集

卷十五 戏剧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目 录

费娜小姐 / 1

两代的爱 / 83

五祖庙 / 201

山村一夜 / 317

附录 / 347

五个被吊死的苦力 / 350

梦的追求 / 413

编后说明 / 421

(本卷责任编辑: 卓挺亚)

改名題記

费娜小姐

改名题记

一篇东西写成,最苦我思索的,是要给它起一个名字。孩子并不是带着一个名字生下地来的;若干民族,对孩子命名日是一个大礼节。而我并不郑重命名的礼节,但给予它一个适当的商标,似乎是一切制造家心眼儿里下功夫的事。

这剧本写成后经过蒋天佐和楼适夷诸兄看过原稿,我给它一个名字:《费娜小姐》。适夷兄说,这题目不好,我同意了,换上一个《前夜》,因为这故事出现的期间,是在抗战的前夜;前夜之后是明天,带着这样祝福的心情,送它出世去。八年之后的今天,才知道,彼时的前夜,正酝酿着今日的一股黑暗势力,理合把这名字吊销了。

再说,我对文艺界太过荒疏。别人的商标,贴在自己货品上,也不免鱼目混珠。《前夜》这个商标,前有屠格涅夫的译品,后有华汉先生的创作。而我竟又来袭用,未免太那个了。虽然洋货与土货有别,商标雷同,还不至有何冒牌嫌疑,而同一土货公司的出产,商标自有优先权力,那又是我吊销这个名字的另一理由。还是还它本来面目:让《费娜小姐》去暴尸天下吧!

不幸的是八年以前,需要她暴尸天下,八年以后,依然需要她暴尸天下。生而为中国人,是悲凉的!

第一幕

时 间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。一个晚上。

地 点 首都。事情发生在一个把所有的特务队都打发到糊涂国里去的阔公馆里。

布 景 一个舞厅的侧面和一个客厅的正面。

舞台的左后方，开着个舞厅的圆形的拱门，珠帘半卷。舞台右方，占舞台三分之二的场面，是客厅。陈设极华丽，西洋风的。靠后的正中，有“山扒台”。上面放着各色西洋名酒和酒器。

幕启时，客厅中灯光幽暗，舞厅中灯光由绿而红。继而乐声大作，男女杂沓，出没于舞池之中。其间有庄茂源和费娜、朱国柱和陈丽君两对，时时舞过拱门口。人们很容易看出胖子庄茂源，是不善于跳舞的。

一个极长时间的发狂的跳舞。

在客厅的幽暗的灯光下，开始有人影移动。渐渐走向山扒台去，开着酒瓶，把酒注入酒杯里，仰饮，轻轻地称赞着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这样继续喝了两杯，正要倒第三杯时，突然乐声终止，舞厅的灯光转成绿色，客厅的灯光放明了。那饮酒者手里的杯子就砰地落在地面，碎了。他惊惶地转过背来，是个约莫有七十岁的老头子，半把白的胡子，玄色羽绸的长夹衫。是这公馆里来了不久的门房庄兴。

庄 兴 嘘……嘘……（装着赶猫的姿势）他妈的！是哪儿来的猫儿，到这里来打架，扎碎了你爷的瓶儿罐儿的！嘘……嘘……（俯身拾起打碎的杯子。往屋子四周瞧。）啊！这真可惜了！这么一只上好的杯子，也让这狗入的扎碎……但怕不会是碎完了吧！（拼凑着）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叫补碗匠给补全来了？

〔沉默。〕

呃！怎么这样不结实，一碎也就完蛋。这是什么杯子呀，洋杯！洋杯！

唉！去你的吧！我说过，洋法子总是不行，——洋法子真的不行啊！

〔回身向山扒台，摆正酒瓶。但又环顾一下四周；偷尝一瓶葡萄酒。

呃吓！呃吓！……这是什么味儿呢！啊，这世界也全多改变啦！全多改变啦！一伙儿都是乌龟王八蛋！……老爷们不像老爷们，娘儿们不像娘儿们……是个什么样子？这么的，那么的……尽搂着跳呀！跳呀！这算什么一回事呢？……我不懂！我简直不懂！……这都是小鸭子的娘作成我受的活罪：“难得庄老爷瞧得起你，来信叫你哪！上得京去做个跟班么，回乡来少不得也是个京官儿啦！”（学女人腔）……真个是狗入的种！嗯！……

〔沉默——泛起了乡思。

啊！……说起小鸭子的娘，她住在乡间多好。咱们庄家，有的是好大的庄园。黑压压的林子，绿洋洋的大坡田地，满院子的葡萄，这虽然是老爷家的，但也不就是等于我自己的？守着它，还愁一辈子没穿的吃的……偏叫我来这里做个门房，成天离不开这死屋子！嗯！……

〔沉默——怀旧的情感起来了。

唉！说起咱们老爷，真的也完全改变了！完全改变了！光绪皇帝时候，我还提过考篮，陪他上这儿来进过考。那时，他可多规矩，多严正。看见一位女子，自己就会脸红的；但现在，他是怎么了？……唉，但这还是洋法子不好。听说他去年放过一次洋，我看，一定是放洋放坏的。洋法子可好学吗？洋鬼子一来，咱们也受难了。……

〔客厅后发出一阵哈笑声。章小七和方二爷扯拉着进来。章小七，瘦小个子，平常服装。略现边幅不修状。方二，中人身材，比较讲究服饰：衣角笔挺。西式头发，梳得极为光泽。

章小七 二爷，咱们也来跳舞吧！哪哪哪，这样的这样的……（扯拉着方二狂跳，口唱着舞曲）啦啦啦！啦啦啦！啦啦！啦啦！啦啦啦……

方二 唉！唉！歇息手吧！歇息手吧！——你算是什么人呢？二爷值得跟你跳舞！

章小七 不行！咱们也要跳个痛快！你作算是那个庄司长，我就算是那个新来的姑娘，那姑娘叫什么名字呀？

方二 叫费娜！

章小七 好好！就算我是一块肥肉！

方 二 不，是费娜——费娜小姐！

章小七 嗳！（学女腔）庄司长，你叫我费娜干吗呀，我费娜承你抬爱，就来舞个痛快吧！（口唱舞曲，狂舞）

方 二 嗳嗳！小七，谢谢你，你二爷吃不消了！歇手！歇手！我可不是庄司长，还有那么一股子老劲！你可也不配做费娜小姐！歇手！歇手！让我喘一口气吧！

章小七 哈哈！二爷你真是一条乏虫！连这一点兴致都没有！那么，你歇去吧！

方 二 哼！天下也没有像你那样长相的姑娘！这样的姑娘，怎么吊得起你二爷的兴趣呢？！笑话！笑话！

章小七 可是我瞧你那么一副乏相，也只配跟小七拉成一对！你真的能对付得了那位费娜小姐吗？你瞧：她是一副怎么长相呀！一双滴溜溜圆的黑眼珠子，大海洋洋的，可会吞没了你呢！

方 二 那么你就没福分让她吞没！（喘着气）

章小七 还有——还有她那副结实的肩膀，结实的胸膛，结实的腿膛……唔！简直是一匹活马！一叫她抱住，一定会把你一下子绞死。

方 二 你也一样没福气让她绞死！

章小七 可是她也不会来绞死你！她有的是全身抖着活气。——你说她是一种什么活气！这是会叫天也覆了地也塌了的活气。没有让你接近她，也许叫你早已馋死了！

方 二 哈哈！小七，馋死的倒是你！你口上留着什么的馋涎，你抹一下子看！

章小七 唔唔！……这不算什么的，这不算什么的！

方 二 小七，我看你还是安心地坐下吧！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。过会儿你家的那一位老爷来了，又有你的排头吃了！

章小七 哼，谈也不用谈起，我小七怕他？！

庄 兴 嗯！（自语）全都是王八羔子……

6

〔章小七和方二开始都不曾留意庄兴，这才看到他坐在一角。〕

章小七 哦！原来是庄老爹在这里！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得罪！

方 二 庄老爹，你怎么也上这里来？不待在门房里看门，倒上这儿来打盹？（严正）

庄 兴 大门上了锁,还怕谁来偷去你的脑袋不成?哼!

章小七 这样说来,是庄老爹的不是了。虽说老爷们都在作乐,跟娘儿们打得火热的,但你也得守在门房里,别让有一些风丝儿透进门来的呀!风就是不好的东西,会偷去咱们方二爷心头的秘密呢!

庄 兴 我是连狗洞也给堵上了!还有谁家的干孙子,会摸上这儿来?

方 二 庄老爹,这话,又是你说错了。咱们的秘书长今晚还没有来呢?

庄 兴 秘书长,——哪一位秘书长?是那一位白削脸,瘦长个子的老爷吗?

方 二 正是呀。跟眼前咱们这位瘦猴子一样的瘦,但比他还高过两个头。是咱们章吟秋秘书长老爷哇。

庄 兴 唉!唉!弄不清楚!我真弄不清楚这么多老爷:部长啦,厅长啦,秘书长啦……

章小七 你就只记得你家的司长,庄茂源司长,是不是?

庄 兴 咱们老前是叫宰相呀尚书的。一品京官,二品京官。什么部长、秘书长啦,现在却是……唉!咱们老了!这情形,咱们不懂了!

方 二 (摇头)这也难怪别人说,老顽固是没有办法的。咱们方部长也常跟我讨论讨论国家大事。他总说,中国在这些老顽固的手里,是不会有希望的,动不动就是什么礼义廉耻,我也不懂这一套。

章小七 但也难怪你,庄老爹,你是新来此地,一切不懂啊……

庄 兴 我不懂,我也全都瞧不顺眼咧。

章小七 不懂自然瞧不顺眼了。我告诉你:这里来的第一位大老爷,就是那个白削脸儿的章老爷,二品京官,内阁总理的秘书长。第二位大老爷,就是方二爷家的方老爷,也是二品京官,铁道部总长:中等身材,爱穿茜色西装,跟咱们方二爷一个样,梳着个西式头,走路威风十足。第三位大老爷呢,是朱厅长。一个跟您家老爷差不多的胖子,肚子可没像您家老爷突得高;直兜到下巴跟的。算起来,怕是三品京官吧。但他有实力,手下有兵,谁都得向他低头三分!……这些你知道吗?

庄 兴 嗯嗯,我不懂得,我也不想懂得,你别说这些了!(拟出客厅去)

章小七 可是你还须懂得:您家老爷是四品官儿,这么个货色!(伸出小指)小得很咧!

方 二 哈哈!小七,别作弄人了,难为他是个老人家,让他去吧!咱们自己来

谈谈天。

庄 兴 唔！我不跟你来计较这些。咱们有的是偌大的庄园。我会回去，会回家去的……

章小七 但是我小七不许你回去！你得立刻站住来！站住！（发令似的）

庄 兴 什么（转身）——什么？你说的什么？

章小七 我奉秘书长章吟秋大老爷之命，有话要问你，你留心听着！

庄 兴 （沉默，凝视，气愤地）

章小七 庄兴，近来咱们这里的门禁怎么样了？（学章腔调）

庄 兴 什……么？（发抖向前移动）你……你说什么？

方 二 小七，真有你的。跟这种老头儿也有什么玩的！庄老爹，你可别理小七，去你的吧！

章小七 哈哈！庄老爹，您可别吓坏了呐！小七就是这么一个人！扯扯拉拉，打打叉叉的。……可是我真的要问你，近来那门外还有些什么闲杂人等来走动呢？

庄 兴 章七哥——您，——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是不明白。

方 二 庄老爹，您别理他，你回我的话吧。我问你，现在我们这一条弄子上，那些穿蓝短褂的汉子，还来往得多不多？

章小七 正是啊！庄老爹，我们问你的，就是那些游魂还来不来？穿着蓝短褂，荡来又荡去的。

庄 兴 哦哦——这个吗？（笑）那可多哩！他们真像游魂似的，荡来又荡去。他们还老把碧绿的眼儿，往咱们这儿瞧呢！——老猫瞧耗子洞，也没那么神气！他们总是隔一两炷香，有那么四五个荡上这里来。站一回，瞧一回，也就去了。他们仿佛也认得我，老想跟我聊聊天似的呢。

章小七 真的？有这等事吗？

方 二

庄 兴 哪有什么不真的呢？说谎的，才是那个（手作龟爬状），还得入拔舌地狱哪！

章小七 那么跟你聊天了没有？

方 二 别理他——他们全都是坏蛋！

庄 兴 谁爱去理他们呢——可这么个大杂弄里，哪里禁得人来人往啊，你们

也是真多心！

章小七 可是，庄老爹，你还是小心，别让他们眼尖儿透进咱们这门缝里来。你也别跟他们说话！要是你看守得好，不出什么岔子，我章小七一定呈请咱们的大老爷，大大地奖赏您。

方 二 还有，庄老爹，要是明儿他们又来了，就来找小七和二爷，咱们会叫他们尝一尝拳头，哑肿了嘴巴回去！

庄 兴 唉唉！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—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（拟抽身出去）

章小七 不明白，不要紧！记住这么办就是了！他们都是大坏蛋，只要你不让他们混上来，那么你就会领到赏金啊！庄老爹，你知道吗？

庄 兴 唔唔！知道了！知道了！——有赏！有赏！——唉！但这终究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哪。（下）

章小七 好一对货色！跟他家老爷一样，十足的寿头码子。

方 二 （在屋子里踱了一回）但是你家老爷也太不精明，怎么不好好儿防备一下。叫那么一个老头子来守门呢？

章小七 那真也有你说的，咱们老爷是有咱们老爷打算。他爱的就是钱，连我也不肯花一个半边的！听说他每月要向上海去投投机，还买地皮咧，但我有时也会说他一下。——他仿佛有点讨厌我，但也不敢怎么我。老实说，他在这里很少不了我呢。呃！可是——方二爷，说实话，我没有你那么精细，咱们老爷为什么要打这么个公馆？玩的是什么把戏呀？

方 二 这个我也不便说，说来怕未必对路。反正他们是咱们政府里的大员，干的也就是国家大事。咱们老爷虽然有时也会跟我商量商量国家大事：“方二呀！你看这事要怎么办呀——”我自然告诉他。但他没有跟我说到这里的事。

章小七 可是方二爷，不瞒你说，我们的老爷真也是一个怪人。他自己并不爱女人，但他总爱到这里来胡混。他自己也不很爱吃呀喝的，可是他每晚总要上一次酒楼。说他是在请客会朋友吧，可是又不像。他上酒楼，总爱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老是待着，四面望望，听听别人说话，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人家说他会写诗，我可不懂得什么死呀活的，但他是不是到那里去找诗料呢？——唉唉！这可叫人对着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咧！再说是，瞧，他那一副死板板的脸儿，古怪的脾气，真叫人不好

受哇！

方 二 但他跟咱们方总长倒很合得来，据我看。

章小七 一点也不错，就只跟你家总长合得来。一见面，话头就像拉不断的丝。而且谁也不许站在他们旁边：“混账，滚出去！别待在这里！”一出口就是骂。咱们的太太小姐，也全都怕得他要命，把他叫作阎王。“喂！珠儿呀，”（学作女人腔调）咱们太太说，“你别待在这玩了。回头你那阎王爸爸就要来了呢。”咱们那位房里老妈子，噯，这阿花小孤孀，可就有一副好嘴子，她说：“门前的汽车一声响，咱们屋子里就会往下沉。老爷一进门，咱们就全没在冷冰桶里了。”我对这小孤孀说：“阿花姐呀，咱们老爷就仿佛是一个大黑夜——黑夜一到，什么也都静下去了！可是有你那个月亮呀，我就不怕黑夜了！——”

方 二 你倒有你的好想头，借你老爷的由头，就向小孤孀揩起油来了。可是，咱们老爷跟你家的不一样，他是白天里的太阳。好容易回一次家，就有他笑呀说的。什么样的玩乐都会来一手。可是我就有点看不惯：他是连跟房里老妈子，也眉开眼笑的，耸耸肩膀，这么的一下，那么的一扭……也难怪。这小女人，背里说他话：“噯，可真叫人笑死呢，好好儿的老爷不做，太太叫他伏在地上当马骑，他就伏了下去，爬呀跳的。”

章小七 哈哈！方二爷，这是十足的怕老婆，活乌龟一个！难怪他们要合伙儿到这儿来开家私窠子，避避太太们的眼锋呀！

方 二 你说这里是私窠子？这你可不能这么说的。这里是堂堂正正的陈公馆呀！陈丽君小姐的公馆！至于……怕老婆呢，这倒是实在的。我也老是这么想，做大老爷的，为什么大都怕老婆。……

章小七 咱们老爷可就不。

方 二 那是你说过，他是大黑夜，就少一份活气。……别的老爷呢，十个里倒九个半是怕老婆的：老爷的架子有十倍，太太的架子也就有十二倍。……起码也要赛过两倍。咱们难伺候的也就是太太们，拿得住太太，也就对付得了老爷啦！

章小七 我看毛病就出在老爷们要摆架子上。日里老爷们对付咱们小的，全都得拿定架子，胡里马里地高声大骂，可是夜里一躺到太太床上去呢，免不了要动手动脚，白天的架子也就塌倒了。一边放低一边跷，天下的道

理总是这样的。老爷们要向太太们磕头,也就得向咱们摆架子了。

方 二 哈哈!小七,你这人真聪明!你说得有理哇!

章小七 可是也不那么简单:道理还得想全来。老爷怕太太,还因为老爷心地不正,老要跟别的野女人鬼混,像您家方总长,就是一个顶好的例子。

方 二 怎的?咱们方总长……

章小七 您家方总长,跟歌女困一夜,就会花上八千一万的!

方 二 唉!小七,你又白嚼蛆了。哪里会有这种事!

章小七 哪里会有这种事?二爷,实在也用不着你包庇。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这一件事说起来可也叫我生气:咱们秘书长有个小舅子,真他妈个小舅子,在你家老爷部里办事。他爱上了秦淮河上一个红歌女:名字叫章醉红,您可不知道她?小舅子爱她,要娶她了。打得火一样的热,真他妈个小舅子,论价钱,章醉红的老鸨,一伸手,就是五万!这事给咱们秘书长知道了,大发雷霆!把小舅子臭骂一顿,事情就搁下来了。可是您部里科员们,要交拍交拍您家总长,出钱给这小淫妇梳拢了。开了远东大饭店……叫你家老爷去困觉,八千一万,这些小伙子还不是一凑就成?为了这件事,我家小舅子气昏了头,火烧了三天三夜,声声口口叫:“醉红我的爱呀!我的心肝呀!”……

方 二 这全是你编的故事——全是造谣!

章小七 (霍然站起)是我编的故事?是我造谣?那么,难道咱们在这里陪着人家偷偷摸摸的,自己搁乾铺,上夜香,也是我小七编的故事?也是我小七造谣?

方 二 (忽然有所思的爱理不理似的)小七,你糊涂,这里不同,这里有道理,您不明白国家大事哇!

章小七 我明白的是娘儿们一天天加多,今天肥肉,明天肥鹅。

方 二 费娜小姐是陈小姐的同学。你不能把她当作歌女看的呀!

章小七 也是陈小姐的同行……做这门生意的。……

方 二 陈小姐是秘书厅科员哇!你明明知道,偏要羞辱她,你这人真刻薄了!

[忽然,舞厅中传出一阵笑声。

嗯,我不跟你斗嘴!再说,也有人来了,咱们走吧。

章小七 嗯!(兀自呆在沙发上)管他个鸟!

方 二 那么再会了——“沙扬娜拉！”（下）

章小七 嗯！真的，谈也勿用谈起。我怕谁？

〔庄茂源司长同费娜，从舞厅洞门出来。庄茂源紫膛脸，中式长夹衫，秃头。费娜，两眼灼灼有光，时式服装。

庄茂源 啊！这个，这个好闷的天气！费小姐你觉得怎么样？

费 娜 闷得慌呢，司长！

〔他们走过小七身边，小七突然站起来。

章小七 庄司长纳福！

庄茂源 什么？什么？——去！去！这个——这个算什么？这里不是你待的……这个混账！

章小七 是是——小的知道。（对费娜）小姐，我是小七——您有什么事可吩咐我小七，小七包你办去！小姐！

庄茂源 算了！算了！去你的！这个……

〔章小七快快下。

费 娜 噯，司长，这个小猴子很精灵，倒怪有趣的。

庄茂源 费小姐，你这个人，真有趣！这种人理他妈的！让咱们来这儿坐坐——咱们谈谈，啊，这儿透气点儿。

费 娜 是的，这里透气一点。

庄茂源 费小姐，你刚来这里，觉得这个——这个感想怎么样？咱们谈谈——谈谈这个。

费 娜 很好玩咧！司长！

庄茂源 人家不会说咱们腐败吗？——这个腐败？

费 娜 逢场作戏，那也有什么的？司长！再说你们为国家大事，劳苦了一整天，偷一些闲，玩儿玩儿，那也是应该的呐！

庄茂源 啊啊！费小姐！你真是个明白人——这个不错！老百姓全像你这个——这个样明白，那就叫咱们好……好办事了！你……你真聪明……你这个人真可爱……

费 娜 可爱？——司长，不见得吧！司长的太太才可爱呢！

庄茂源 唉！（摇手）这个——这个可别提起了！老母猪一条！这个她有的！……她占据了我的家，这就叫我不得不上这儿来玩儿啦！

费娜 这里真是个奇妙的地方、神秘的地方哩！我不大明白，谁发起那么好的一个快乐的公馆？——天上的乐园呐！

庄茂源 这个——这个是咱们诗人，章秘书长发起的。他和陈小姐很要好，很要好！哈哈……说起来，真有点这个，这里也可说是章秘书长的小公馆呢！

费娜 （回坐）不见得吧！司长，我看章秘书长待陈小姐并不好呢。陈小姐老对我发愁！

庄茂源 那您可不知道这个啦！费小姐，这个是——大家交拍交拍，联络联络。

费娜 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

庄茂源 是呀，比如这里朱厅长，他有实力——有这个实力。政界里混，总得讲实力，也总得讲联络的。

费娜 那么，陈小姐叫我到这里来，也是叫我来联络吗？

庄茂源 哈哈！费小姐，这哪敢当，这哪敢当。可是咱们内阁总理，确实瞧得起我！我和咱们大总统，小时候是同学过的！

费娜 哦！这样我是不配联络司长了。

庄茂源 哪里的话，哪里的话，费小姐，你别以为我这个——这个是在卖阔！其实你——你才可叫我羡慕呢。……的确！你有才学，有能耐……你这个……

费娜 司长，你说得太过火了！我不过是一个教书匠，在中学里教教书的。我上这里来，也不过是玩票，做人就是玩票，我也爱这么玩玩票。

庄茂源 你不是玩票——玩票自然也要有能耐，再说你还留过学，吃过面包呢！这个我知道。这个我知道！

费娜 谁对你说的，司长，别听那些人嚼舌根——瞎吹，胡扯。

庄茂源 一点也不瞎吹——你还是个大大的女革命家，到过莫斯科。我不但羡慕你——还着实佩服你！

费娜 司长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啦！没有这回事的，这也许是别一个费娜了！

庄茂源 好小姐，这是你的老同学跟章秘书长说的，章秘书长跟我说的。他们这样对我说，自然有用意，你知道这个……？

费娜 别相信丽君的瞎吹，全没有这回事。司长。妓院里的歌女和窑姐儿，就爱打扮作女学生模样。人们就爱装点自己的羽毛咧！但有时，别人也

要给她装点装点，卖个野人头啊！

庄茂源 费小姐，你真可爱！你越矜持，可叫我越爱……爱爱！费小姐，这个实在一点也没有关系，民主国里青年不做过激派，正和专制国里读书人不考秀才，这个一样是矫情立异！咱们大总统也爱过这个过激派，我也上——上过三次考场！全都是无所谓无所谓的！

费娜（沉默）

庄茂源（谄媚似的）费——费小姐，你生气了吗？这个不行。去年我也放过洋。看到过西洋青年，他们也做过激派。譬如，他们游行，示威，他们还闹什么台芒斯屈拉申的……可是这个行动，于交通大有阻碍！不行！这个不行！所以咱们大总统现在要提倡读经……好叫青年们文雅一点儿。……可是以前——以前是过激派的，只要现在——现在能够“觉今是而昨非，知来者之可追”了，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……费小姐，你别生我这个气呐！

费娜 唉！（叹息，眼光灼灼看住前面）司长，你别谈这些了！你别让一只负伤的野兽，老去舔它自己的血迹！这是残忍的呢！

庄茂源 费小姐，你——你伤心么？有什么伤心呢！人总得享乐享乐的！过去的事，是不能拿到现在来伤心的！“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”，这个是吧！我们大家享乐现在好啦！

费娜 我就在享乐现在哪，司长！

庄茂源 那么你得把过激派念头除去！咱们来好好儿谈谈——谈谈这个！

费娜 唉！

庄茂源 费娜！费娜！你这手很嫩！很嫩！你这眼睛也很美，很美，带点儿忧郁，它更美了！……费娜小姐，你很年轻！很年轻！黄金时代，是你的！要是现在有人要爱你……你的意见怎么样？

费娜 有人要爱我吗？（兴奋）我就让他爱去，可是我不爱他。司长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的爱，像只孤雁，受了箭，伤了，掉在崖谷里死了。

14 庄茂源 这个——这个，什么话？你正可爱别人！……别人也正可爱你，你有这权利，我……我真的爱你呀！

费娜 哈哈！司长，我十年来没听到过这么亲密的话了。（更兴奋）司长，我今晚上是在做梦吗？是的！司长，我活着，我需要爱！但四年来的经